

X527
QKF
24



仇敌集

契诃夫小说选集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契诃夫小说选集二十四

仇 敌 集
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. Chekhov
ENEMY, etc.
THE TALES OF CHEKHOV

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
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

仇 敌 集

〔俄〕契 诃 夫 著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875 字数 88,000

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据原新文艺版修订、重印)

印数：00,001—41,000 册

书号：10188·354 定价：0.53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小说十五篇。《在故乡》描写一个年青的姑娘，在一种空虚、庸俗、闲散的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下去，显出了俄罗斯社会制度的腐朽性质。《薇洛琪卡》描写一个年青姑娘怎样厌倦了她家中的富裕的、然而乏味的生活，但是她遇见的一个青年男子竟是羡慕那种生活的人。

目次

在故鄉·····	三
薇洛琪卡·····	二三
仇敵·····	四五
勝利者的勝利·····	六五
復活節夜晚·····	七一
在家裏·····	八九
出事·····	一〇五
牡蠣·····	一一五
在莫斯科特魯勃諾伊廣場上·····	一二三
疏忽·····	一二九

不愉快的故事.....一三七

可怕的一夜.....一四九

壞孩子.....一六一

活的年代表.....一六五

那就是她！.....一七一

仇
敵
集

在故鄉

一

頓尼茨鐵路。有一個安靜的、無精打采的白色火車站，孤零零的立在草原上，牆壁被太陽晒着，沒有一點兒陰影，車站上好像沒有人似的。火車把您送到這兒，又往前開去；它的聲音先還隱隱可以聽見，最後就聽不見了。車站外面一片荒涼，除了您自己的馬以外，沒有別的馬。您就坐上馬車——坐過火車以後坐馬車是十分痛快的——沿着草原的大路走去；在您眼前漸漸展開一種在莫斯科附近絕看不到的風景——廣漠無垠，卻又單調得迷人。草原，草原——另外甚麼也沒有；遠處有一座古墓或者一架風車；牛車載着煤炭慢慢走過去……鳥兒在平原上空孤單的飛翔，單調的扇動翅膀，看得人犯睏。天氣炎熱。又過了一個鐘頭，卻還是草原，草原；遠處也還是古墓。您的車夫講這講那，無非講些沒要緊的事，可又講得很長，還常常用鞭子

往旁邊指一指；安靜便佔據您的靈魂；您不願意回想往事了……

有一輛由三匹馬拉着的馬車來接薇拉·伊凡諾芙娜·卡爾金。車夫裝上她的行李，就動手整理馬具。

『處處都跟早先一樣，』薇拉往四下裏瞧着，說。『上一回我上這兒來的時候，還是個小姑娘，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。我記得那時候來接我的是包利司老頭。不知道他還活着沒有？』

車夫沒答話，卻用烏克蘭人那種眼光生氣的瞪她一眼，爬上了車夫座位。

從火車站起有三十俄里的路要走，薇拉也給草原的魅力迷住，忘了過去，只想着這一帶地方多麼遼闊，多麼自由。她健康、聰明、漂亮、年青（她纔二十三歲），到現在為止她的生活裏所缺乏的，不是別的，正好是這種遼闊和自由。

草原，草原……馬奔走着，太陽越升越高；薇拉覺得自己小時候草原在六月裏從來不像這麼茂盛，這麼蓬勃；草正在開花——有綠的、黃的、紫的、白的；從花裏，從晒熱的土地裏，騰起一股香氣；路邊有些奇怪的、藍色的鳥……薇拉早就沒有禱告的習慣了，可是現在她跟睡意掙扎着，小聲唸叨道：

『主啊，保佑我在這兒幸福吧。』

她的靈魂裏滿是平靜和溫柔；她覺着好像情願照這樣瞧着草原，坐一輩子的車似的。忽然出現了一個深深的峽谷，長滿小橡樹和赤楊樹；人可以聞到潮溼的氣味——那底下一定有一道清泉。在這一邊，峽谷的邊沿上，一羣鷓鴣撲稜稜的飛起來。薇拉想起從前晚上他們常到這個峽谷裏來散步；這樣看來，離家一定很近了！這時候遠遠的果然現出白楊樹和穀倉；旁邊不遠的地方騰起來一股黑煙——人們正在燒去年的麥稈。看啊，姑姑達霞來迎接她，搖着手絹；祖父站在露台上。哎呀，多高興啊！

『我的寶貝兒，我的寶貝兒！』她姑姑喊着，尖聲叫着，彷彿發了歇斯底里一樣。『我們真正的女主人來啦！你一定明白你是我們的女主人，我們的皇后！這兒，樣樣東西都是你的！我的寶貝兒，我的美人兒，我不是你的姑姑，而是你的百依百順的奴隸！』

薇拉沒有別的親人，只剩姑姑和祖父了；她母親早已去世；她父親是個工程師，三個月以前從西伯利亞回來，死在喀山。她祖父留一把又大又白的鬍子，他胖，紅臉膛，害氣喘病，走路拄拐杖，挺出他的肚子。她姑姑是個四十二歲的女人，穿一身時髦的衣服，腰身勒得很緊，肩膀那兒的衣袖鼓得高高的，分明極力打扮得年青，還想嫵媚動人；她走起路來，踩着細碎的步伐，背

脊扭動。

『你會愛我們嗎？』她說，摟住薇拉。『你不驕傲吧？』

大家按祖父的意思做了感恩式祈禱，然後他們喫午飯，喫了很久——薇拉的新生活就此開始了。他們給她一個最好的房間，把這所房子裏所有的地毯全鋪在這房間裏，還擺了很多花；等到晚上她在那舒服、寬大、很軟的床上躺下來，蓋上一條發出收藏得過久的舊衣服氣味的綢被子，她就快活得笑起來。姑姑達霞走進房間裏來，待了一忽兒，向她道晚安。

『謝天謝地，你到底回來了，』她在床邊上坐下，說。『你看得出來：我們過得很好，要甚麼有甚麼。只有一件：你爺爺不行了！糟得很！他氣喘，記性也差了。你記得嗎？從前他多麼結實，多麼有力氣！他從前是脾氣很大的人。……那時候要是用人稍稍不順他的心，或者出了甚麼岔子，他總是立刻跳起來，嚷道：「抽二十五下！拿樺樹枝子！」可是現在他和氣多了，從來也聽不見他叫一句。再說，年月也不同了，我的心肝；現在不興打人了。當然，打是不應該打的，可是也不該慣壞了他們。』

『現在還打他們嗎，姑姑？』薇拉問。

『有時候管事打他們，我可從來也不打。求主保佑他們！你爺爺有時候拗不過老脾氣，還

要舉起手杖來，不過也從來不打他們了。」

姑姑達霞打個呵欠，在嘴上和右耳朵上畫十字。

「住在這地方悶得慌嗎？」薇拉問。

「我怎麼說好呢？現在地主都搬走，不住在這兒了，不過各處造起了工廠，寶貝兒，這兒有工程師、醫師、礦場長——多得很多！當然，演戲啦，開音樂會啦，我們這兒都有，不過我們老是打牌。他們也來拜望我們。工廠醫師涅希恰波夫常來看我們——好一個英俊的、有趣味的男子！他愛上了你的照片。我打定了主意：行，我心想，這是薇洛琪卡的緣份了。他年青、漂亮、有錢——一句話，正配得上。可是，當然，你也是天下難找的好新娘。你出身流人家，田產固然抵押了，可是那有甚麼關係？經營得不錯，沒有荒蕪；那裏面有我的份，可是早晚都會歸你——我是你的百依百順的奴隸啊。我那故去的哥哥，你的爸爸，給你留下了一萬五千盧布……可是我看你睜不開眼了。那麼睡吧，我的孩子。」

第二天薇拉在這所房子四周走了很久。花園古老，不好看，沒有一條通路，花園位置在一

個斜坡上，很不方便，完全荒掉了；大概這花園被大家認為多餘吧。那裏面有許多草蛇。戴勝鳥在樹底下飛着，叫道：『鳴——吐——吐——』這聲調好像要叫人回想甚麼事情似的。坡下面有一條小河，長滿高高的蘆葦，河對岸半俄里以外是村子。薇拉從花園裏走出來，到田野上；她瞧着遠方，想到她在自己家鄉的新生活，極力想弄明白她的前途是甚麼樣子。地方的遼闊、草原的美麗恬靜，告訴她說：幸福近在眼前，也許已經來了。事實上，成千累萬的人都會說：『又年青又健康，受過很好的教育，住在自己的莊園裏，那是多麼幸福！』同時，這無邊無際的平原，單調，沒有一個活人，卻使她害怕，她不時清楚的覺得：這個不出聲的綠色怪物會吞掉她的生活，把它化成泡影。她年青，優雅，喜愛生活；她在一個寄宿的女學校裏畢了業，學會三種語言，讀過很多書，跟父親游歷過——難道這一切都只爲了到頭來跑到草原裏一個偏僻的山莊上住下，天天閒着沒事幹，從花園走到田野，從田野走到花園，然後坐在家裏聽祖父喘氣？可是她幹甚麼事好呢？上甚麼地方去好呢？她找不到解答；她一面走回家去，一面想：她住在這兒未必會幸福，從火車站坐車上這兒來的時候倒比住在這兒有趣得多了。

醫師涅希恰波夫從工廠裏來了。他是一個正式的醫師，可是三年前他買了工廠的股份，變成了股東；現在他雖然還在看病，卻不再認為看病是他的主要事業了。外表上，他是一個臉

色蒼白、身材好看、頭髮烏黑的男子，穿一件白坎肩；可是究竟他心裏有甚麼感覺，腦子裏有甚麼思想，那就難猜了。他向姑姑達霞打招呼，吻一下她的手，然後不斷的站起來端椅子，或者把自己的座位讓給別人。他始終很沉默，很莊嚴；等到他開口講話，雖然講得很清楚，聲音也不算太低，可是不知甚麼緣故，他的第一句話就叫人聽不清，弄不懂。

『您可以彈彈鋼琴嗎？』他問薇拉；忽然他站起來，因為薇拉的手絹掉在地下了。

他從中午一直坐到深夜十二點鐘，卻一句話也不說；薇拉不喜歡他。她覺得在鄉下穿白坎肩是俗氣，他那過分的客氣，他那文縐縐的風度，他那生着黑眉毛的死板的白臉，都惹得她膩味；她猜想他死不開口，大概是因為他笨。他走後，她姑姑熱心的說：

『嗯，怎麼樣？不是真的挺可愛嗎？』

二

姑姑達霞經管這個田莊。她勒細腰身，兩條胳膊上都戴着鐲子，踩着細碎的步伐，一忽兒走進廚房，一忽兒走進穀倉，一忽兒走進牲畜房，扭動着後背；每逢她跟管事或者農民說話，不知甚麼緣故，總要戴上夾鼻眼鏡。祖父老是坐在一個地方，玩『忍耐』，●或者打盹兒。午飯和

晚飯，他喫得非常多；他除了喫下新燒好的菜以外，還把昨天的剩菜、禮拜天剩下的涼餡餅、僕人喫的鹹牛肉、狼吞虎嚥的一齊喫下去。每喫一頓飯，薇拉總要觸目驚心，以後她只要看見一羣羊從面前走過去，或者看見麵粉從磨坊裏運出來，她就想：『這些，爺爺都會喫光的。』一天當中他倒有大半天，悶聲不響，專心喫東西，或者玩『忍耐』；可是有時候正喫着飯，他一看見薇拉，感動了，就溫柔的說：

『我的獨一無二的孫女薇洛琪卡！』

眼淚就在他眼睛裏發亮了。有的時候，他的臉忽然變得紫紅，脖子脹粗，惡狠狠的瞧着用人，敲着手杖問：

『爲甚麼瘴菜不端上來？』

到冬天，他過一種完全不動的生活；到夏天，他有時候坐馬車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麥和青草；他一回來，總是揮着手杖說：現在他——不管事，樣樣事情都亂七八糟了。

『你爺爺發脾氣了，』姑姑達霞小聲說。『不過，現在沒關係了。換了在從前，那真可怕：』

「抽二十五下拿樺樹枝子！」

姑姑抱怨說人人都偷懶，誰都不做事，田產沒有甚麼收入了。實在，這地方的莊稼沒有好的經營；大家純粹出於習慣纔撈一點地，下一點種；實際上甚麼也沒做，閒着過日子。可是整天價大家跑來跑去，計算這樣計算那樣，煩心得很；這所房子從早晨五點鐘就忙起；不斷的聽見叫聲：『拿來，』『拿去，』『快去找，』到傍晚用人們總是累極了。姑姑每個禮拜都要換廚娘和使女；有時候因為她們不守婦道而辭掉她們；有時候她們自己走了，抱怨說她們幹得累死了。村裏的人都不肯上這兒來當差；姑姑只好上遠處去雇。這村子裏只有一個姑娘阿遼娜，來了沒走，那是因為她全家的人（老人們和孩子們）都靠她的工錢養活。這個阿遼娜是個臉色蒼白、有點傻氣的小姑娘，成天價收拾房間，伺候喫飯，生火，縫補，洗衣服；可是總好像她是在瞎忙，把皮靴踩得咚咚的響，反而攪得房子裏亂糟糟的。她深怕被人辭掉，打發回家，她常常把碗盞掉在地下，打碎，他們就扣她的工錢，事後她母親和祖母就來跪着求達霞姑姑開恩。

客人們一個禮拜來一次，有時候不止一次。姑姑便來找薇拉，對她說：

『你得去陪客人坐一會兒，要不然他們會以為你在搭架子。』

薇拉就去應酬客人，跟他們一塊兒打很久的『文特』，●或者客人跳舞，她彈鋼琴。她姑